

【名家专栏】受到操纵的电影与反川普倾向



2025年3月2日。在泰国曼谷一家影院的《白雪公主》电影海报。(Shutterstock)

更新 2025-06-03 3:55 AM 人气 85

标签：电影，反川普倾向，政治信息，名家专栏

【大纪元2025年06月02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 / 信宇编译）在本世纪的某个时刻，我开始在观看电影时变得战战兢兢。我发现，很有可能在某部电影中，制片人会发出一些奇怪的政治信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基本原则进行赤裸裸的攻击。他们开始摒弃艺术，转而利用电影进行各种形式的嘲讽。

我们看电影是出于自愿的。我们大多数观众都是花钱买票看电影。如果拍摄电影的目的是偷偷抨击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宣扬某种奇怪的觉醒（woke）信条，我们为什么还要花钱去遭这个罪呢？由于受到了太多次的伤害，我现在选择电影时会更加小心，避免观看任何似乎带有政治目的影片。人生苦短，我可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都懒得去看今年上映的真人版《白雪公主》（Snow White）。即使是在宣传上，它也是带着左倾修正主义的印迹。这部电影收到的评价非常糟糕，可以列为迪斯尼公司（Disney）制作史上最糟糕的电影投资之一。其实，人们本来是对这部电影满怀期待的。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迪斯尼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能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这家公司要花费2.5亿美元去投资一部必败无疑的电影呢？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探讨一下狂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吞噬理性思考的。

幸运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跳转到像Tubi这样有广告支持的免费电影网站，立即观看成千上万的精彩节目和电影。Tubi是一家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提供免费的影视剧视频服务的平台，受欢迎程度仅次于Netflix和Amazon Prime等平台。虽然我们

无法在这些免费平台上欣赏到全部电影，但也有真正的宝藏在等待着我们。

我依稀记得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金色池塘》（On Golden Pond）于1981年上映时的情景。这部电影被认为老套而略显无聊，是好莱坞两位实力派演员亨利·方达（Henry Fonda）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晚年走向票房成功的一次尝试。这部电影随后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大奖，大获全胜。显然，方达和赫本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从未谋面，但他们两人的组合简直就是魔力般的存在。

这部电影的美妙令人无以言表。影片取景于新罕布什尔州经典的新英格兰湖畔夏日小屋，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展现了这对老年夫妇的脉脉温情。女主人热爱大自然、游戏和生活，而男主人则是一位脾气暴躁的退休教授，虽然外表不修边幅，但却有着一个内心纯良大美的灵魂。这部电影由始至终都贯穿着死亡的主题。我想不出有哪部电影能更真实地描绘人们在渐渐老去时的各种挣扎。

他们老俩口的女儿由正值盛年的简·方达（Jane Fonda）扮演。女儿的新男友是一个单亲父亲，带着一个13岁男孩，这个男孩已经变得颓废和愤世嫉俗。老人和男孩在夏天的划船、钓鱼和游泳等各种活动中慢慢建立了感情。

这个单亲父亲透露了一个秘密：水里面有一条大鳟鱼，他把它取名为沃尔特（Walter），多年来人们一直都捕不到它。他们追捕这条鱼长达数周，一路上捕获了许多其它鱼，却没有捕获到他们想要的这条大鳟鱼。在电影结束的时候，他们终于抓到了沃尔特，但考虑到这条大鳟鱼的体型、威力以及对它的长寿的尊重，他们最终还是把它放生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另一部被多次拍成电影的伟大作品，美国近代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的《白鲸记》（Moby Dick, 1851）。这是美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对它的恐惧多于对它的深入阅读。这部小说后来之所以声名远播，是因为书中详细描述了捕鲸业和捕鲸文化，当时电力尚未出现，鲸油就是最紧缺的照明资源。

亚哈船长（Captain Ahab）组建了一支捕鲸探险队，但他狂热地想要捕获那条最大的鲸鱼，那条曾让他失去了一条腿的鲸鱼。显然这次探险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复仇。船上的水手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低估了船长这个执念的力量。这趟旅程把他们带到了遥远的南中国海，最后却给他们上了一堂深刻的课，让他们认识到一味执著追求而不顾及他人和周围的大环境，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读者或观众在整个故事的尽可能长的时间里都是船长的粉丝，崇拜他的大无畏精神，真心希望他能如愿以偿。但是故事的教训只有在万劫不复的结局中才会显现，只有在剧情反转中才会发现，船长的痴迷蒙蔽了他所有的判断力。

相比之下，影片《金色池塘》中寻找大鳟鱼的过程就显得理性和偏向运动性质。两个故事都以新英格兰为背景，相似之处肯定不是偶然的。一个表现的是毁灭性的狂热，另一个表现的是有节制的、充满爱的大胆挑战。

这两部电影都是我的导师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思想深刻的、令人兴奋的、情感丰富的、情节精彩的、令人回味的电影，而且没有强行灌输和操纵观众政治观点的企图。现在不看老电影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含义。

据我所知，默里没有评论过《金色池塘》，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喜欢这部电影。说真的，我被影片中天真无邪的情节所震撼，同时也感到欣慰，因为我意识到，在影片的任何一个情节中，都不会出现“另一只鞋子掉了下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人给我们上一堂关于正常社会罪恶的课。

20世纪拍摄的大多数电影都是如此，然而后来意识形态出现了，毁掉了我们的电影。我们可以将认同主义政治（identitarian politics）视为亚哈船长眼中的鲸鱼，左派狂热地追求这种政治，甚至不惜自我毁灭。我在《纽约时报》、大公司和政府部门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在这些地方，单一的狂热理念已经淹没了所有的理性，甚至是对盈利指标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白鲸”的角色被一种对“白人”基督教社会以及其底层价值观的恶毒描述所占据，认为社会充斥着无可救药的腐败，只配被摧毁。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观点变得甚嚣尘上，以至于一小撮势力强大的作家甚至试图改变美国的建国日期，并向他们认为代表了他们所憎恨的一切的美国总统发动一场疯狂的战争。

有观点认为，“反川普错位综合症”（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毁掉了大量艺术、新闻、评论和文化，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在唐纳德·川普（特朗普）总统的第一和第二任期内，有很多不同意的地方，明确这一点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一味追求鲸鱼而忽略了其它一切。

正确的做法是影片《金色池塘》中男主人公亨利·方达对大鳊鱼“沃尔特”（Walter）所采取的做法。狩猎是一种冒险。政治作为一项正常的运动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它可以磨练观察、论证和修辞的技巧。所不同的是，亨利一旦钓到鱼就会放走，而川普的敌人则将赌注提高到了可能的最高水平，企图将他关进监狱，甚至更糟。

我们生活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觉醒的意识形态岌岌可危，在社会的许多领域遭到禁止，并根据政策被取消资格。尽管如此，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理解机制仍将在文化中长期存在，并在学术界、专业协会和媒体中深深地制度化。电影也是如此。

好电影也许会卷土重来，也许现在就正在卷土重来，但我希望你和我一样，会等到影评出来后再决定是否观看，并回避任何左派思潮的东西，因为我不想花钱去受到侮辱。现在，我只追求传统电影的美丽和奢华，而不受已经损害如此多精英文化的狂热主义的影响。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Movies Without Manipulation](#)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相关专题：[名家专栏](#)